



天天娱评

对过往释怀,与自己和解



□张莹

《好好的时光》在央视播出接近尾声,这部剧给人的感觉是渐入佳境,从最初看上去似曾相识、没有大起大落的年代叙事,到剧中每一个人命运变化,直到烟火气里的和解。

这部剧是从家庭关系的裂痕开始叙事的。庄先进与苏小曼的重组家庭,自诞生起就带着“先天不足”的烙印:庄先进带着三个孩子,苏小曼带着两个孩子,五个孩子的重组家庭,最大的女儿好好,已经工作,对继母尤其抵触,而庄先进的儿子庄学习和苏小曼的女儿王元媛是同班同学,从互有好感的同学,发小,变成兄妹,任谁也转不过弯来。

这部剧最动人的地方,在于它没有刻意制造戏剧化的决裂,而是用日常的琐碎铺陈和解的过程。庄先进顶住压力护着苏小曼和她的孩子,不偏不倚;苏小曼温柔里有棱角,不讨好,不委屈,她不跟庄好好硬刚:摔碗后默默收拾,次日熬更稠的粥;省菜钱给继子买作业本,用演出布改窗帘,庄先进被质疑时,坚定站他这边。庄先进从下岗摆摊的窘迫,到凭借原始股翻身的踏实,他用沉默的担当消解着苏小曼的顾虑;苏小曼用温柔和爱,坚定地站在丈夫与子女身边,用包容化解着家庭的矛盾。当王元元临走前喊出那句“爸”,当庄好好真心唤出“妈”,这些看似平淡的瞬间,打破了重组家庭的情感壁垒。

《好好的时光》中的“好好”,是形容词也是人名。剧中的庄好好,人美,会唱歌,有性格,她的故事串起整部剧的情感线。庄好好与单宝昆是一眼心动的初恋,那段纯粹而炽热的青春爱恋,因为单宝昆的出国变成意难平。庄好好发现自己怀孕,因为对恋人的爱和期待,决定生下孩子,这时候的庄好好,妥妥的恋爱脑,观众眼里的不靠谱。剧集没有沉溺于悲情,而是让庄好好在时光的沉淀中完成与自我的和解。苏小曼则在庄好好面对困难时给以理解和依靠。

在这里夸一夸饰演庄好好的演员陈昊宇,这是一个面孔很生的女演员,她消瘦清秀的脸庞,大波浪的发型,把年代感演活了。从爱情萌动,到受伤绝望、心如死灰、扛起重担、创业成功、重新收获爱情,这些人物成长中复杂的变化,都在她塑造的庄好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。陈昊宇饰演庄好好当售票员时的撕票、教零钱、报站,动作自然不悬浮;少女期的倔强、恋爱时的娇羞、当妈后的隐忍、创业后的干练,眼神、语气、体态都有很大变化;吃饭、干活、吵架、哭戏,充满生活化细节塑造。对单宝昆,恋爱时满眼星光,收到绝情信后不哭不闹,转身肩膀发抖,痛到极致的克制;雨夜跪求父亲,鼻涕眼泪混着雨水,声音劈裂,嘶吼“我要保住孩子”,是一种没有偶像包袱的本能呈现;乡下生孩子的戏,疼到五官扭曲,生完看孩子,苦涩又甜蜜地笑,把所有情绪揉在一起。

应该说,庄好好是整部剧的一大亮点,也是和解的最好诠释。她和继母和解,对苏小曼从抗拒到喊“妈”;她和单宝昆和解,从阻止儿子学琴,到让单宝昆知道自己有个儿子;和自己和解,她放下了执念,选择与方亮并肩经营饺子店,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找到新的幸福。这种和解不是遗忘,而是与过去握手言和——承认遗憾的存在,却不被遗憾困住前行的脚步。

庄学习与王元媛的情感纠葛,最终也走向和解。剧的开头以为这两个人必定是一对儿,但王元媛却嫁给了刘成,或许“兄妹”身份是无法跨越的隔阂,而年幼没有父亲,心性敏感,于是一心想找有文化、有前途的人。刘成是大学生,厂里的骨干,完美踩中她对伴侣的想象,于是刘成几句甜言蜜语,让王元媛和庄学习这对青梅竹马拐了弯儿。野心勃勃的刘成始终不是她的意中人,离婚后的王元媛远走他乡,不再困在庄家的恩怨里,在异国他乡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庄学习也放下执念,拥有自己的家庭。

《好好的时光》中的每一个人,都在人生的岔路口经历着与自我的博弈。会有执念,会陷入迷茫,但真正的成长,是在经历生活的不完美后,依然选择与自己和解。《好好的时光》没有宏大的叙事,没有激烈的冲突,用接地气的生活场景,道出人生的真谛:所谓“好好的时光”,不过是与家人好好相伴,对过往好好释怀,与自己好好相处,这便是这部剧最动人的地方。

□杨文文

2026年除夕夜,央视春晚上,李健一曲《人间共鸣》如静水深流,悄然流淌进亿万心灵最柔软的缝隙。让我们在喧嚣与快节奏中,安静下来去思忖“知心、知情、知意”的意境。作品延续了李健“音乐诗人”的特色,曲风隽永悠长,深邃细腻。歌词犹如电影中层层递进的慢镜头,从偶然相逢到同路共鸣,从感观层面的晴朗和泥泞到具体的鲜花与繁星,用近乎素颜的姿态,吟唱着每个寻常人的离合悲欢。

“共鸣”这个词最早出自唐代顾况的诗《送李山人还玉溪》中的——好鸟共鸣临水树,原意是指美丽的鸟儿在水边的树上共同鸣唱。后被引申为情感相通:指思想、情感上相互感染,产生相同的情绪。在中国的古诗词中,共鸣有三种境界,分别是知音之鸣、天地之鸣、千古之鸣。这三种共鸣,分别对应了人与人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先贤,也道出了这世间“我懂你”的千万种模样。

《人间共鸣》在李健演唱结束一小时内,相关话题阅读量破2.3亿,讨论量超120万条。基于播放量、收视率及话题热度等多维数据可以判定,该作品实现了作品本身正面、积极的有效传播。

探讨一首音乐作品成功的关键,其实是在解读作品本身与大众共鸣之间那个微妙的交接点。成功或许多元,但那些能穿越时间、触动心灵的经典,往往具备着一些共同的核心特质。

温润诉说直抵人心



首先是优秀的创作视角。歌曲《人间共鸣》的词曲班底由诗人、作词人董玉方作词、钱雷作曲。歌曲以“感谢岁月,赠予人间共鸣”为核心,抒写人生同路人的相知相伴,传递“心有所爱,烟火寻常皆成诗”的温暖治愈力量。歌曲词作者董玉方的作品擅长以诗人的眼光发现日常的诗意,以哲人的思考挖掘情感的深度,以匠人的精神打磨语言的韵律。总的来说,他写的是词,留下的是人们在纷杂的脚步中驻足回眸那一瞬间的感悟。歌词中以“离家的孩童”隐喻每一个走在

路上的普通的追梦人,这种对“普通人”身份的确证,达成了大众共同的视角。当歌曲将这种双向的情感流动具象化为“我愿说话你愿听”的画面时,它实际上是在为所有观众描绘一幅理想人际关系的图景——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,而是树下数光阴时,那份无需言语的默契。

成功的音乐作品的第二个核心特质,是要有深入人心的旋律。《人间共鸣》歌曲前奏响起时,旋律中运用了较多二度进行,从音乐功能的角度来讲,二度进行被称为级进,是构成旋律流畅感的

基础,让音乐像走路一样平稳连贯,因此乐曲营造出连贯、流畅的听觉体验,给人一种自然诉说的旋律感。除此之外,出色的编曲能为旋律和声营造出独特的氛围。《人间共鸣》在乐器配置方面,以如水波荡漾的钢琴为基底,逐渐加入悠长的箫声。这种搭配不仅营造出宁静、诗意的氛围,更巧妙地呼应了中国古曲中“高山流水”遇知音的文化典故,为整首歌铺上了温润的古典底色。整首作品,钱雷以传统民乐与现代音乐的跨界融合,构筑出了“人间烟火”与“鲜花繁星”的音乐桥梁。

除了乐曲本身的旋律和歌词,李健的演唱也是这首歌曲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李健的演唱之所以打动人心,不仅仅因为他的演唱功底,更在于他将声乐技术、文人诗意的审美以及真诚的情感,沟通融合为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,以及他将音乐与文学深刻融合的能力。他总是在讲述一种意境、一种情绪。如果用这个词来形容李健这个人,很多评价会选择“温润如玉”,对于李健的演唱风格,我们也可以“温润如玉”这个词来形容,温和、宽厚、内敛、不露锋芒。如果你静下心来欣赏李健的音乐作品,会发现他演唱的特点在于“和谐的控制”——技术的控制、情感的控制、审美的控制。他不追求宽阔音域的听觉刺激,而是通过细腻理性控制,释放出最温暖感性的能量。这种能力使他的音乐跨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,成为一种能够引发广泛“人间共鸣”的文化现象。其实,安静也是一种力量,温润的诉说同样能直抵人心。

相识满天下,知心能几人?《人间共鸣》像一束温暖的光,它让我们相信,不管生活里充满了顺境或逆境,安稳或飘零,依然有一种力量能让我们跨越山海,找到心灵的同路人。所谓人间共鸣,就是在某一个音符响起的瞬间,我们发现,原来你在这里,原来我也在这里,原来我们并不孤单。

(作者为山东省签约艺术评论家、山东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)